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李廷讓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

元 富大用 編

路官部

總管府 附總管府尹 達嚕噶齊 州尹 知州 知府 刺史並同

歷代沿革古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千石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

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新室改曰大尹中興仍西漢舊三國因之晉郡守皆加將軍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太和中太守内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等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户多少定品命隋更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别刺史加號持節𦂳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帝改為郡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

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其任重矣五代仍刺史之號宋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四品有闕則或遣文朝官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之闕只命朝臣權涖其後文武官叅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院職事並稱刺史其刺

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元置上路達嚕噶齊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嚕噶齊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嚕噶齊中州知州正五品下州達嚕噶齊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嚕噶齊散府知府正四品又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今之郡守縣

今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董策古有參用名儒典領大郡本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里之師是以廣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璽書之勞同上賈琮以最於十二州頒之以璽書黃霸以用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韋處厚對策今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白集殷彪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来安輯膏雨五土襦袴吾人者乎楊潛制于時州宰高季通秩映隼旟棨參熊軾徐游藝制州將李憬潤河承寄以龐

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興寺碑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韓文歛此大惠施于一方無疾其驅天子有詔同上歲會課第甲於他州白集亟分符守于頔制俾從竹使之權王博制惠露霑吳仁風扇越選昭王碑寵冠列藩越敷邦教褚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韓文雙旌五馬記室新書政有六條白六帖事見後隼旟熊軾剖竹分符並同上新綬在御朱轓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漢書郡將無牧伯事同上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蔡邕上章隼飛旟上熊伏軾前皂蓋分輝彤幨耀彩記室新書

爰牧荆州威行郡國奉法作則居儉履潔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為九伯之冠謝夷吾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

詩句燕寢凝清香兵衛森畫戟唐韋蘇州詩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注謝靈運出守永嘉人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樂天紹興詩湘竹斑斑湘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暫屈遠人安劉禹錫寄澧州太守文石陛前辭聖主碧雲天外作冥鴻杜牧寄宣州守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盡說受恩初李德宜撫州詩海國歐鄉浙水

東暫頒良守此憑熊宋綬詩 淮海縱横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甫寄章梓州 爲郡暫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張籍送汀州元使君 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杜甫寄劉峽州 英英桂林伯實維文武材韓愈詩 柳岸風來影漸踈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𪗋安詩 秉鈞方咫尺鎩翮再聯翩杜寄巴州嚴使君詩 作郡廬山下東坡讀書山中詩 漢節從分竹劉鞭不用蒲唐子西送陳守 惟君萬里分符去蒼梧之野舜遊處郭祥正和吳守 五馬持山節三衣對水田錢惟演 擊鼓鳴笳引畫船一麾行指斗牛邊曾子固送

陳守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東坡贈越守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使君晏殊送淩守赴宣城文章得丹桂仕宦到朱輪唐子西送陳守畫鳳仙楹遠塗雌郡閤閒錢惟演送王滁州人望使君如望月要須如鏡莫如鉤王十朋贈明守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使來荆公送袁守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司馬公送齊學士知荆南老幼化服一事無有鞭不施安用蒲東坡送宋太守行看鳳尾詔下却虎頭州東坡滿目江山富一堂公餘身在水雲鄉王十朋守興國富川郡治居高閣

萬頃平湖几案間同上 困人少倚東園望擬築沙堤到廣陵李紫揚州詩 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溫公送石昌言 水邊花氣薫衣服嶺上嵐光濕畫旗朱慶餘送林紡詩 子歸治小國洪鍾噎微撞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 過盡蠻荒興復新漳州畫戟擁詩人陳與義贈漳守 今侯氷蘗清到底一粒不嚼盧陵米朝朝只瀹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楊誠齋

古今事實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興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史記

皂蓋朱轓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轓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

塗以雌黄故曰黄堂

其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餘方準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樊子蓋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一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遁齋閒覽與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 潘子真詩語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注謂諸侯也

賜車蓋

黄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上特賜車劒

賜車劒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

賜履被

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二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璽書勉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

至闗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前漢循吏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後漢循吏傳序

臨軒冊受

大宗甞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録姓名於屏風與卧對之得才否狀輙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歎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

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 唐循吏傳序

過家上冢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駟馬来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来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之子乃以

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注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

衣錦再榮

令狐整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寶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勳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

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縣於卧屋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虎在後来斷盤囊占者謂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不作汝

南當汝陰果選汝陰　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收

魏相再為河内　黄霸再為頴川　陳審再為樂安　陶侃再為荆州　寇恂再為河内　郭伋再為并州　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虞還并州刺史名其豪右邊境咸安無貢達閭士咸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譽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

令僕出守

尚書令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䲗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瑯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唐馬周傳

宰相出守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内官輕外職望於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韋嗣立先行以示羣臣百官志

侍中出爲

張酺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爲東都太守視事十五年晏類要

八居九列

劉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兖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賔為使君每聽政終敬秉板輿至元賔所遣左右敕不聽起觀其斷决忻忻然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後翁歸三子皆為郡

號萬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號四龍

後漢李元禮祖父修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略與馮野王相似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

恩惠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劉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禮轉湘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亨代之遴為長史南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南史

治有異等

漢王成為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為第一

潁川太守黄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為天下第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袁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奐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凡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
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顔裴字文林治爲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爲河内太守政稱爲三河表

清簡爲最

宗室李峘爲睢陽太守清簡爲二千石最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八人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薛光謙徐州司馬鍠二人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名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敕崇曰

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爲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耆老遮道

唐袁滋爲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至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魯定

魏魯定字士英為天水太守遷太原守天水人乞留魯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种暠

种暠為梁州太守被徵吏民詣闕乞留一年還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暠與相揖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馬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晉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無當時譽去後人思之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爲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王成黄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前漢循吏傳

臥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爲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臥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别

鄧攸守吳興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

里不忍别吳郡志

羣鵲擁車

李元紘治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亦擁車行

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荆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鐙民皆截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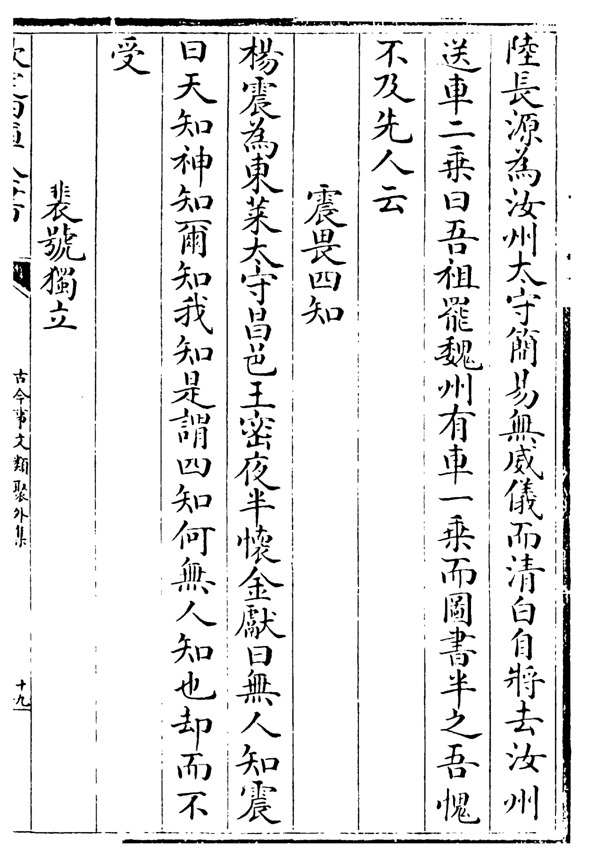
復還去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産珠先守多貪珠徙交趾嘗革易前弊未經歳珠復還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化名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自明府下車以来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卻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侠清愼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侠者與之俱立衆黙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

堂侍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
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氷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氷雪
清見越石
宋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
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荆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

復進續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 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食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人挽船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舶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並無所取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畫像自戒

申徽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 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爲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

以船載土

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船載土而歸

賣劍買牛

龔遂爲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畒彘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劍佩刀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

無襦有袴

廉范爲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黄霸字次公為頴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農桑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

是北州多伏氏之學

起學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學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魯風天下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閭里有非常事輙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寛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慰父老以農桑之言勉少年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冬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材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哺鼓腹（後岑彭傳）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盐唯霸精力行之注米盐言至細（黃霸傳）

無拘文法

龔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亂人猶治亂繩不可急願救

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閉閤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閉閤卧理黯頗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卧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卧閤内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

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於是遜謝

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黄霸字次公爲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

令民咸知上意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爲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
理劇郡非賞罰無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
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餘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黄霸為潁川太守外寛内明户口歲增名守京兆尹復
有詔歸潁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陽大治

後漢龎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竒節隠居教授參到後先侯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屏前自抱兒伏户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

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寛為南陽太守治人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强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椽諫篆乃强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絶

聽事以時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日虎渡江去

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拾遺又嚴延年為涿郡太守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人范瞻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登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

摧折豪強

摘發奸邪

漢黄香為太守到官不遣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决

畏如大府

郅都為濟南太守族滅瞯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

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顔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黄霸為頴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

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恤物人謂有脚陽春天寶遺事

民號屠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来適見報因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顧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歳增三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　杜詩字君公

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甯虎減彪

甯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内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暴如此又梁減厥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減彪

民飢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飢三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獲全

盜賊屏息

魏顔裴為郡太守囹圄空虚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頴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逺河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聯璧

晉泰中韋孝寛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隷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爲聯璧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顔延之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曰五薦不入朝一麾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出為郡吏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助恐上書願奉三年計㝡

乞禄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禄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揶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是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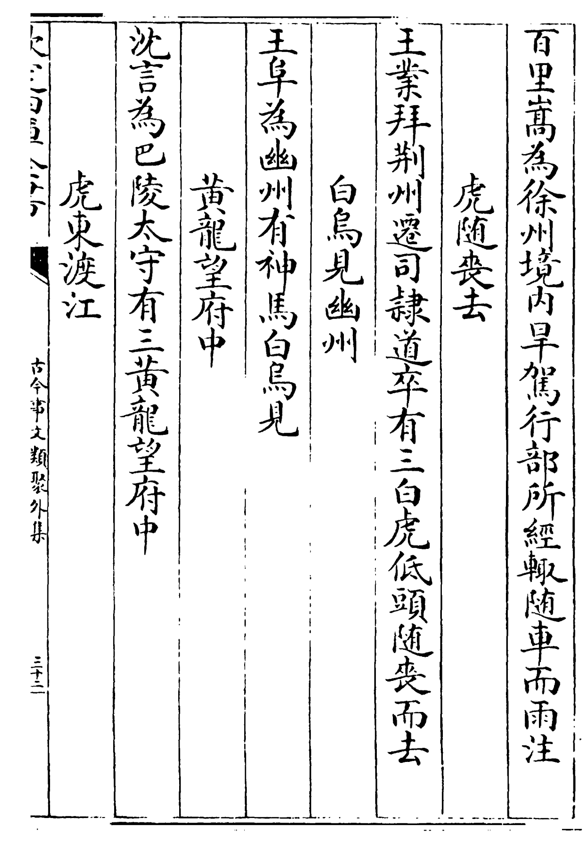
乞備冗官

黄香為尚書令後為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冗官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後漢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雨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駕行部所經輙隨車而雨注

虎隨喪去

王業拜荆州遷司隷道卒有三白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烏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烏見

黄龍望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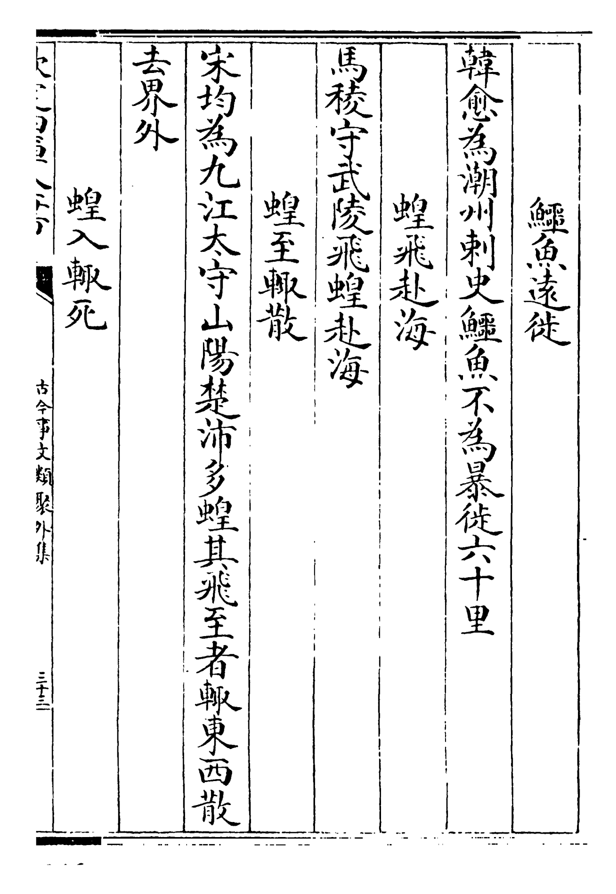
沈言為巴陵太守有三黄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漢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下記曰虎豹在山去檻穽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遷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然昆曰偶然爾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輙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輙東西散去界外

蝗入輙死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禾生府

黄霸守頴川政化大行嘉禾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頴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岐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稲田千萬頃勸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惲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温嶠字太真鎮江州温達於治道奬厲風俗甄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晊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後范滂傳

靈運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

出守遂肆意遊遨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晉袁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去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遂大亂

賔客進仕

漢宋博好樂士夫為郡守賔客嘗滿門欲進仕者薦舉之

掾吏師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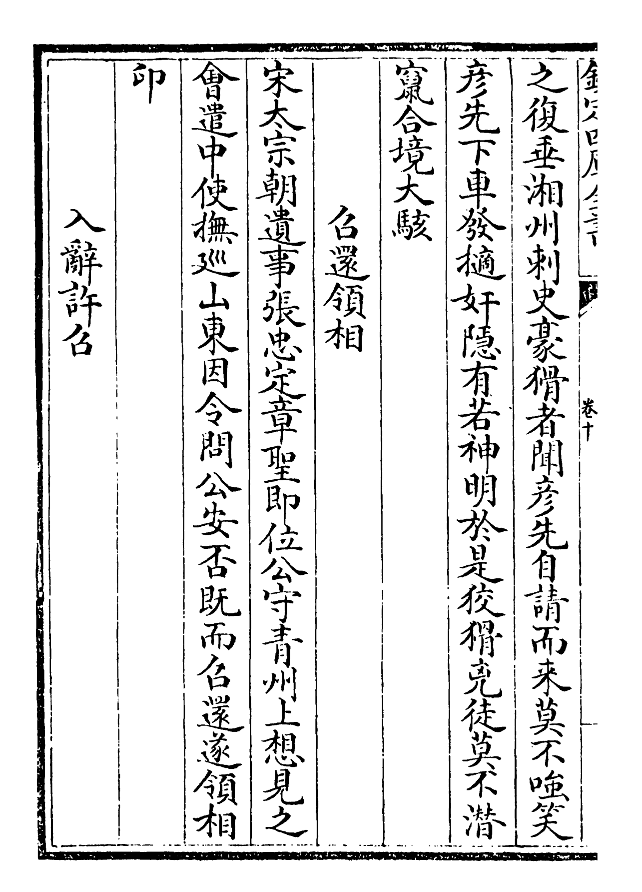
漢嚴翊謂掾吏為師友

府庭生梓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庭生梓横閣誦經俯闚朱輜仰瞻僧晃晏類要

戴帽餳片

梁彦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為戴帽餳片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改絃易調有以變其風俗上荅隆恩從




之復垂湘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先自請而来莫不啞笑彥先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於是狡猾兇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遣事張忠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想見之會遣中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故鄉晝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晝錦者也

職畧

州人遮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絶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張忠定神道碑

民爭我公

杜正猷公行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

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爾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

所在歌舞之

親舊屛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乗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屛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涑水記聞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沓漏水歷歷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皆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即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任無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止歸

不載南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公裕送以詩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為端州守州歲貢硯前守所取輙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東齋記事

水精燈籠

張中庸治洋州民號為水精燈籠

不阿鄉曲

苕溪漁隱曰包拯合淝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栢終為棟衡剛不作鈎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靖介惡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宴居官未甞市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稱無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府矣葢李順

豈有死罪繫獄此吏故縱之也<sub>語錄</sub>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鬬訟輙自止曰吾非畏汝慙見侍中耳郡幾至無事扑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愷悌然不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也呂氏家塾記

延獎學者

張詠守益州時學校頹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逵者

皆有學行遂延奬如禮敦勉就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州學者知勸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活七萬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矣又一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日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言行錄

民驚爲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决遣了無遺忘吏民大驚以爲神不復敢欺墓誌

治稱神明

劉敞治長安大姓范偉積産數巨萬冒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輙以贖去人皆知偉罔冒不敢言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惟

呼稱神明行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

寛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寛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

後官府閙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寛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寛以畧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寛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寛禁

張詠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盐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寛其禁言行錄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

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役又新倉敖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無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恵貧者是歲兩浙惟杭民不流徙同上

發廪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廪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藥死者得葬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言行錄

以米易塩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公知塩價素髙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塩未踰月得米數萬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無餒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㪷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税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

俾輸元估價糴之奏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餓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無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旱先生極救有方民無飢色天子嘉其能就任除直秘閣提舉浙東晦庵行狀

增價商湊

趙清獻公抃熈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糶之

於是米商輻輳諳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至平日之價東齋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

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餓殍滿路官無穀以賑恤公欲發常平封樁粟賑之州郡皆欲候奏請公曰凡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爾與之鄰獨無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

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辦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粟米以濟貧民後王改之貧無所濟晦叔奏復之民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卻父陳母

祥符九年邰𡺳知廣州鑿内河通州颶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塩廣人歌曰邰父陳母免我二苦呼為佘佛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舉家蔬食為民禱祈既而雨霔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歳又順成莫不舉手加額呼為佘佛

比鄭子産

王待制質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

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産

外户不閉

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爲政恵和而尤能鉤考情僞禁戢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竄他境路不拾遺外户不閉至號曽開門

先期逋償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使者欲

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誌

盜飢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羣盜發民倉廪吏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奏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言行錄

賊衆大潰

劉忠顯守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與城存亡不為動遂葺壘練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衆出戰賊大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與創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劉公也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拆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

天寶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無行人公令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来明日果得之公戮於市即日帖然

黴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狄梁公李太尉德加蔡人胡不為祠命工徹元濟祠廟建二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太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取其奩槖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從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

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衆皆伏罪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于獄盡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寃且誣公以買妾事參政劉珙奏李某為郡得罪豪民為其所誣上顧曰守臣繫死豪民豈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墓誌

鏤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名之曰戒民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為政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錄所行為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肅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京師大豪商摧財利負其物者至計取物產及

其婦女發其宿罪徙之逺方豪猾斂手聲開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比易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内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囊人不敢取先是西路久旱鄆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招誘羣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常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

州徙潤州開至治所招誘羣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與賊首置之左右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爾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去豈不可

即誅亂卒

何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儺入名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盡出盡密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亂卒掃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敵潔服入

王文正公再涖大名敵使往復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境

畀域栺使

余靖在㢘恩信被于畀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頤指氣使之

賜錢旌潔

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扃鐍甚嚴發

之得寶貨數千櫝皆李氏宫闈之物不隷於籍黄中悉表上之歎曰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百萬以旌其潔

抗辭受賞

劉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公資政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拜公奏曰臣艱難時與士卒同暴露今獨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即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體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盖有氷文作花果鳥獸狀時陳襄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曰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祥異不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體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公抑而不奏

蝗飛墜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墜水而青州無害

鸛訴取雛

張次山爲泰山守嘗有鸛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鸛先飛令兵官隨往鸛集一大木工登鄰側有取其三雛者次山爲治其罪鸛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亢旱公下車雨沾足以為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鄆州尤多蝗蟲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亡去歲以有年行狀

古今文集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

奔馳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

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所
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
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
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白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
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
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
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

文章未甞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政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

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闔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功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

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
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逼曾不得奏
薄伎於從官之内隷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
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
表陳謝以聞

為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

田長春宫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忭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恇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迹儒門之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闕馮唐論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無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邇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存兵食之虞有宫室之制皆

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跼蹐無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祗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係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懔懔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喜近帝鄉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韋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某日月到州上訖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

以無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踰涯實深

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竊朱輪祿秩徒增訏施乳哺之

惠服命虛受寧輿襦袴之謡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

粤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

彌驕獷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災本出於一時

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

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遑寧庶當宣布天慈奉

揚神化以日繫月倘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荅生成

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送曾贑州序　洪邁

開封曾侯守贑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陽洪邁出祖于十里津亭上舉酒巵之曰曾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方内為斯民宅牧地無小官無卑其去其還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内外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書為郎茍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鶩華直探物筒中耳然郡國或荒

寒不可治積爲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沔西江放乎彭蠡之濵蓋數百城皆莫得善歲唯贛也獨中熟人人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畀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用以足占侯之策富貴不待證龜筮也爲我竟此爵謝曾大夫霜風鳴冬萬木僵立黄鸝高遰戛摩青雲鷦鷯啐啄空谷中巢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趣整駕侯去矣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寵過優俶見吏民欲
宣詔旨臣中謝伏念臣某性資戇拙學術迂疎入侍禁
林僅守勿欺之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録之勞每慙虚負
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寄泉雖閩鎮古號樂郊其柰近
歲以来浸非昔日之觀征榷太苛而蠻琛罕至涝傷相
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儲亦立銀溢於
山者亡有歲爲旁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日伺鄰
邦之轉餉嗸嗸乎鞭扑之苦盼盼焉帆樯之来凡兹數

端尤為深病顧雖一旦不可寧居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燭臨萬國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欲便甘旨之奉知臣嚴於律己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獎行錫温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渥誓荅隆知廉平而吏民敬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蠻貊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再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職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

臨舊服恪布寬條臣某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無竟日之怒聖君大德山林鮮終棄之才韓定國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長吏益值明時微臣之漢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萬年之法昨者金華之入侍溫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君之無術方抨彈交上獨亮狄山之愚迨濡宥一頒盡洗元成之玷何啻於議罰而樂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眚而棄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沒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

屏則匪所期敢圖皂蓋朱轓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優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敝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乏蓄藏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空自省迂踈若為經理茲蓋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諛說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體國故取臣平時求牧之長畀以舊封責其來效臣昔猶將母今獨攜孥

祿弗逮於養親志惟遄於報上拊摩瘡痏異邦人生意之復還培溉本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閩地重首叨分閫之除顯服寵光私憂蝨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獨立無朋先帝擢諸玉堂之廬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期氷蘖自將粗謹酌泉之誓繭絲是戒少寬竭澤

之嗟方生意之浸還眠初心而尤憮幸值陰霾之披豁恍瞻曬景之昭融獲於兹辰與在親擢西廂職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伯牧之命里門在望實均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朝廷寛大之令慨屬部創夷之未復考此年儆擾之所由政茍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尤宿疢甫瘳之後正真元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凖程大作斯民之堡障廼臣所職祇愧非才兹葢恭遇皇帝陛下健配

乾行明符晉出培千萬年立國之本一用寛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興廉耻臣欽承詔旨思體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闥淮陽之間職當自效顧唯潁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閩徼初叨江海之麾易地浙西忽畀股肱之郡分顧憂而益重豈薄陋之克堪臣中謝伏念臣嗜古成迂信書故退項從山水之縣入陪鵷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

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玉色臨遣金聲撫柔憩公幹漳濵之身三年于外易獨孤常州之任再命茲恭敢謂戴盆而望天今復舉頭而見日茲葢伏遇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蹈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不居其聖明見萬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之師布宣寛大之詔顧猶輔郡以詭下臣臣敢不既竭駑才底綏秸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治所願盡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霈章句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及喜以来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某中謝伏念臣學問將落行能無稱巖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頗其外以奚為際熈運之明休彙羣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寘周行念父教之忠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知未老而先衰兒女滿前婚嫁未畢方抒情而地蹐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莱於弱水江西道院製芰菡萏於劍池仰惟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盖伏

遇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並德函三疇若子厚下之仁怙冒率土日咨汝宅生之吏惠鮮小民無愛珪符下逮樗櫟臣敢不祗若德意宏敷詔條令修庭户之間所先豈弟民和攏畆之上茲謂荅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廢寓里疏榮倚藩臣罪積如丘　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皇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敷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無歎息愁恨之

聲豈應一介臣之微輙冒二千石之寄伏念臣學迂而癖志廣而疎居官無以瘉人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不以治辦名逮再守永嘉尋復坐愞弱免雖衆女望蛾眉而交嫉是小人負乘器以招尤退處一丘亦遭三黜特荷皇帝陛下恢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闕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辭空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玉音之訓式欽乃

命爰疾其驅臣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傕一十五萬碩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食管五十七萬錢而所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密而訟益繁珥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猶存矧帥權分隸于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孑立百為莫閑然臣常閲漢輿圖數唐職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舉設孺子

一榻清譽高於岱嵩王弘仲得文正片碑靈光射于牛斗逮于聖宋懿我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號首振吏治以開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寛大乃眷王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符臣已于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潭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卧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閫重玷選掄雖屢控於懇

辭顧曲勤於褒諭寵榮實畀感懼難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中謝伏念臣迂踈末學灾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念海瀕牧養尚愧彊顏嶺表藩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洊拜明綸昔獨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書之試況學無嶽麓修明遠自於前賢而壤帶洞庭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萬分豈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自知無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宣威德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學力雖馳驅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悃愊終望矜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厠搢紳惟自

信其迂愚故絶希於榮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亦既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絶徼青衫奉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分符今庶少安於吡俗静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憂片善之或遺四方無虞尤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棄物俾加惠於遠黎臣敢不深體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

忘盡瘁之勤疾疢或加未免告歸之瀆尚緊覆燾卒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無用久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宣布云初感極涕零愧深汗浹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顓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閑繼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之誠中兩奉於除書亦屢祗於台

節銜哀抱病既莫効於驅馳假寵疏榮反繆膺於眷奬
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意因仍復階任使論
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愈難於稱塞矧自
乖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庸
之無守遂扶衰朽暫别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
昨非而今是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性
得堯仁道高舜哲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
知人爲甚難故用或收於棄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

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倘粗閒於疾疢詎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寵光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久違龍尾之趨藩郡洛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祇官次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濩落而無所容愚惷而不逮事遭逢嘉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途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猥勤前席之恩今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甌閩百越之區縣列十城介谿谷萬山

之阻人虛憍而尚氣俗皆谿以難馴平時蒙珥筆之聲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氣相挺殆漸摩而一變得居長吏真可備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仁宗武類藝祖及國家之閒暇先務養民知稼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紆殊眷雖兩言濫惡欲興投杼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監致茲枝栻盡出生成比膺便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慰藉感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寧慮

於棄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寛大即畢受封於萬室

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惟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絲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

常極糜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戇拙人品妄庸紬

石室之書久慙清貫污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

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下猶居推擇之中茲蓋伏遇皇

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方搢笏垂紳之盛豈謂乏

才顧遺簪敝履之微亦容待罪致令冗散獲殿潜藩臣尚爾懷章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槖敢忘安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年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絶餘榮受郡二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由凡品誤席隆知豈有文章輙代言於禁掖初無學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窺管之愚已困挈缾之智身居散

地命託旻天方祠館之載求乃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
寶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需六龍之雨露今
號潛藩以若所為不輕而重曾是推頹之質亦分牧守
之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春耕秋
斂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
甘泉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閒荐今共理臣敢不
仰袛德意力效庸駑行止非人適有辭於棘訟始終報
上敢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浹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數奇屬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黥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絶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生還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髙門之名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田固為輕典佩銀黄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桑梓遂晨

昏之養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兹葢伏
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録
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曾莈效於秋毫乍佞乍賢尚
叨槃於晝繡内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
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
無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奉祠久卧漳濵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

俯僂以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揣分難勝中謝

伏念臣孤起諸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飡積懼於人

言累月中樞伴食願安於天職退從散位惕俟嚴誅當

王度之清夷列公材於中外臣之無似上所諗知奉留

都筦鑰之嚴況顓帥栢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鄉州三

組以夸一朝而獲玆盖伏遇皇帝陛下如天至健若日

大明處法宫之中五帝其名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之

盛易為赫然大決於小人卓爾晋貽於君子一新美化

可謂昌辰豈伊朽頓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爲吏
何以治民安田里而無歎愁雖謹思於體國以簿書而
報期會諒不免於瘝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軺東廣初無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
趨官署祗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瑣隸抱
關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登車忽濫蒙於推擇偶逭
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加惟是漳江素稱道院聖賢相

遇坐收無侮之威草野雖愚亦識有生之樂名為郡守不異家居輙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便曾何儌倖為是遭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恭已無為履至尊而制六合迭選循良之吏奉行寛大之書臣顧以衰殘莫勝委付安庶民而忘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敬戢德而賦中和更力衰於善類

代倉部知黄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秉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紱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撫躬跼蹐涖事凌兢中謝竊以羣萬國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邇之别政有先後之差緊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底乎康乂睠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登覽故迹多名勝嘯詠之餘參考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共理必擴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凋殘遺族寘心造化已絶意於紫青屈首簿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荐遂誤畀於蕃

宣自揣庸虚若為稱塞此葢伏遇皇帝陛下錫天勇智受命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髙厚咸歸覆幬之中凡兹銅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戍曾何疎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條輯寧閭里挈瓶守器誓力保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糜於廩禄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嘖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某本起鯫生寖為拙官

偶逢揔攬遂忝旁招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爝裨日月之清明雖批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抨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豸冏得珠俄而起廢惟表為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無備兵少且孱以妄庸繆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況別慈顔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為忠孝之兩全茲葢伏遇皇帝陛下奮發

王威作新吏治謂多壘艱難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廼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厚培本根申畫封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李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名節来日邊老去送人作太守不曾送人上九天玉皇去年選丁寬遣来螺浦蘇我鰥

玉皇今年喚渠還州民遮道不得前文儒佳政萬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關道渠豈弟父母然凛然氷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般秋毫不擾田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橐侍甘泉尚書履聲吏接連更進一步百尺竿紫樞黄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滿山雪花能舞梅能言滿餞史君金玉船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旦息相吹連城紞如霧閩

主舊宫室丹漆美王度今爲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能吏著峨峨中天閣鳴玉改新步銜詔出梨嶺方爲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名城雖爲樂行矣未宜遽

和吴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吴公治河南名出漢庭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閉吏接堂上肘指撝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墻

畫山水隱几詩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鄙淥多美酒不知尊前客更有賈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府　徐璣

焚罷南坡藁星華接履聲艱時曾倚重鈎黨頼持平仲甫思全袞元崇正本兵丰儀麟閣貴威重犬戎驚聖主憂遐遠朝端擇老成通臣宣恵化七嶺動懽情風俗移刀劒田閭遂鑿耕試茶龍井碧開硯鳳潭清秋日江沙

渺晴天鼓角鳴稻香隨使驛桂影伴仙程美玉并藏韞

黄金笑滿籯寛和無白髮畀遜有嘉名登用唐三世樞

機漢九卿思司虛正席丹扆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闕守慎簡由宸扆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

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詔發青紙遡風

好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劾腐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丞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轓朝辭蓬萊暮南輳古來南陽有賢守前稱邵父與杜母自從萊公卧鎮餘二子不復傳人口請公作詩歌蔽芾使民歌之俗祀宇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呂希道知和州　　蘇軾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驥子生有種毛骨往往傳諸郎覯君崛嶯負奇相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屢奔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梅聖俞

今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二千石結束辭園都絲鞾加錦緣銀勒以金塗兵吏擁後隊劍檛盛前驅君又不如此草韀障泥烏徐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駑下情靡不達略細舉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黄潁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髙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㝠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贈台守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燭未曽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薫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望同舍有輝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孺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閤春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無一莖

餞漳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郡築方山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令狐相公守南梁二首　劉禹錫

久鎮鵷行重無媿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又

簡命須臾出皇華次第行功成全袞後麟閣著髙名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行矚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還將刺史節却凴朱輪軒黄髮方用事白鬚宜少存

贈德安守　范成大

安陸號方鎮江邊無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履

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李伺知陝州　蘇子瞻

天驥皆渴雲長鳴飽芻禾君獨一麾去後塵五袴歌

送靈師　韓愈

韶陽李太守高步淩雲烟得客輙忘食開囊乞贈錢手

持南曾叙文重青瑶编古气参彖系高标揖太玄

寄杨桂州　　杜牧

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对此须相忆为邦复好音江边送孙楚远寄白头吟

寄裴施州　　韩愈

西掖梧桐树空留一院阴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宫殿春门隔云山紫逻深人生五马贵莫遣鬓毛侵

送严大夫赴桂州　　白居易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無障氣栢署有清風山水衙門外旌旗艛艓中大夫應絶席詩酒與誰同

送章伯鎮知湖州　司馬君實

江外饒佳郡吳興天下希蓴羮紫絲滑鱸鱠雪花飛星斗寒相照烟波碧四圍柳侯来治牧草樹轉清輝

謝子瞻内翰浙西開府　錢衎父

雋庭鵷鷺集珍羣病翮摧頹下九門罪戾我慚非晝錦回翔公亦暫朱輪龔黄改化知應爾夔契謀謨想自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劇郡髙懐厭承明聊紆東陽紱来濯滄浪纓東陽佳山水未到意已清過家父老喜出郭壺漿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荆州但願身為嘉太守載酒時作凌雲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初登西漢文章府便領吳王第一州遶郭白雲衡嶽近

滿帆明月洞庭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置迢迢阻玉音左魚江海遂初心郡樓晴日東西望幾處棠陰接翠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親官舍當有擇得郡江南差可喜白粲連檣一萬艘紅粧執樂三千指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爾

寄裴施州　　杜甫

廟廊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氷壺玉衡懸清秋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

寄虞卿知常州　韓愈

曾主虞書卿刺史今朝自請左符来青雲直上無多路却要斜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兒童但喜迎新守故吏尤應記小名

送楊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尤持刺史節尚方行賜尚書舄前年持節發倉廪到處賣刀收繭栗

送袁守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幙管絃三市晚

畫堂烟㴱五峰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閑事亦無

凝香齋詩　　曾子固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烟細細紬黄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送王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　楊廷秀

潮聽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政坐治聲優過闕端能遇居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馬不須休

又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諷風不應盛名下未著玉堂中剩欲公留此其如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劒二首

甫爾丞農扈翩然牧劒津諸公誰不相有子幾何人氣

節霜餘凛蔚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正青春

又

我台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爾一笑可憐生野店緣山去春風並轡輕先愁饒水上話别若為情

送吉州太守朱子淵造朝二首

廬陵難做定何如請看影山朱大夫秋月滿懷春滿面視民如子吏如奴萬艘白粲何曾見百雉金城舊更無歸侍玉皇香案了甘棠便是瑞蓮圖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駢頭蓮子淵

畫以為圖

又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終不慰生平西歸一見還傾蓋夜坐相看話短檠老去可堪頻送客古来作惡是離情雲泥隔斷從今始肯倩征鴻訪死生

送顏幾聖龍學尚書出守泉州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冢宰均四海漢制尚書本百官鵷鷺班齊瞻進步鳳凰池近却飛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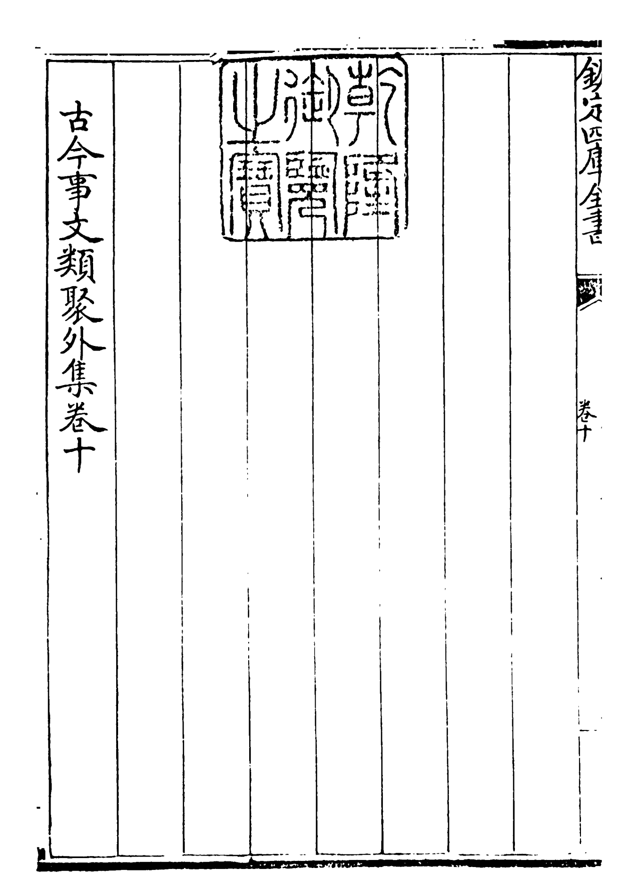
河圖冠出西江上莫作尋常五馬看

送葉知郡　　劉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侯無路意悽然到來不飲官中水
歸去難謀郭外田燈遠村民多點塔檣輕津吏易排船
壺公亦似追程送青過囊山古寺前

送陳寺丞守延平　　劉克莊

詔免延英對輕裝見吏民極知忙抹早豈是急須春邑
為樓空壞州困獻羡貧此行休戚繫未敢賀朱輪




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十